

宇野经济学整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

郭梦华^{*}

【摘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是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聚焦的核心理论问题。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他将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分离,把经济学作为证明唯物史观的外在经济基础来为之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一认识下,他在经济学层面分离了价值和使用价值,重构了资本逻辑,以资本的肯定辩证法表现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而阶段性地证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架构的结果是宇野经济学的“唯物不历史”与“历史不唯物”,其实质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拆分。宇野经济学的局限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首先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证明,即在资本逻辑中,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必须合为一体。只有这样,对资本的内在批判不仅具有社会基础,而且具有对资本进行历史否定的社会动力。

【关键词】三阶段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内在整合

一、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

^{*} 郭梦华,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230107@chd.edu.cn。

引文格式:郭梦华. 2026. 宇野经济学整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J]. 政治经济学季刊, 5(2):107-118.

Cite this article: Guo M H. 2026.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Uno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2): 107-118. (in Chinese)

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10)。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10),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自然规律。而人类自身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人类创造了历史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及其发展又不是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实在。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以劳动为基础,把握在物对人的支配这一颠倒关系基础上的、作为物的人格化的人类行动和在人对物的支配这一点上成立的人类行动之间的关联和矛盾(吉村達次,1959)。那么,关于资本逻辑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问题,其实暗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的内在逻辑问题,另一个是资本逻辑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问题。所以,对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行重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资本逻辑如何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课题。日本学者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就是试图同时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的理论成果,以期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内在整合。

阿尔布瑞顿([1999]2018,p.1)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中指出:“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完善与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上,也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从整体上利用这个理论,从而提高我们对具体现实的理解。……几乎没有人尝试过融入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深层结构的理论世界中,或者去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宇野做了这项工作。的确,宇野的核心理论就是在尝试完善“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主张以原理论为基础,以阶段论为中介,才能进行科学的现状分析的三阶段论^①,就是“从整体上利用这个理论”,利用“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深层结构”,对具体现实进行理解、反思。

宇野的理论架构是将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分离,进而在经济学中使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通过重构资本逻辑来为唯物史观的证明提供科学依据。然而,通过对其理论结构进行分析可知,这一理论架构的结果是,当宇野在经济学原理层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当他去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时候,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宇野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实质上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唯物

^① 宇野的三阶段论包括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三部分:原理论是三阶段论中第一阶段的理论。它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在宇野笔下表现为纯粹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学原理,是对资本主义现状进行分析的一般基准。阶段论是三阶段论中第二阶段的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它不处于原理论的逻辑延长线上,而是对各阶段代表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的理论抽象,是对资本主义现状进行分析的中介。现状分析是三阶段论中第三阶段的理论。它在原理论的基础上,以阶段论为中介进行现状分析。宇野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主要表现在原理论和阶段论层面。

主义进行了拆分。由此表明,在资本逻辑中,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必须合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致性,为历史变革奠定社会基础,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批判。

本文通过对宇野所作整合进行分析,旨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提供有益启示。与此同时,一方面,本文通过对宇野资本逻辑的微观分析,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断性批判——宇野的三阶段论方法是对本该统一的经济学的分裂(宇佐美誠次郎等,1966,p.44),“原理论……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是无限循环的运动为前提的观念论”(守屋典郎,1967,p.258)——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揭示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并挖掘其三阶段论理论体系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本文通过对宇野的理论架构进行分析,探讨其三阶段论是否像阿尔布瑞顿([1999]2018,pp.156-157)所认为的那样,恰到好处地平衡了资本主体和人类主体,并探究宇野所建构的、受到阿尔布瑞顿大力推崇的资本肯定辩证法能否准确表达资本逻辑。

二、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相分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10),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1),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然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还不到一百年,日本学者宇野对此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左派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试图直接运用《资本论》”(宇野弘藏,1974b,p.39)进行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存在缺陷,并对此作出了方法论反思。宇野对《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运动进行了拆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进行了剥离,以期弥补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规律时所显现出的不足——当然,这一不足是宇野所认为的——并扬弃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在宇野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表现为纯粹资本主义,阐明的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矛盾的辩证逻辑(宇野弘藏,1974c,p.8)。而辩证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的基础是“旧社会等异质因素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对立关系”(宇野弘藏,1974c,p.8)。依其之见,《资本论》与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的阶段论相分离,作为纯化的经济学原理,即纯粹资本主义的运动,才是它的“逻辑”(宇野弘藏,1974c,p.8),“‘《资本论》的逻辑’在经济学原理论中,

逻辑展开本身才是一定对象的逻辑的展开”(宇野弘藏,1974c,p.5),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的方法”(宇野弘藏,1974c,p.5),而不是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论》的逻辑”是“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列宁,2009,p.145)。也就是说,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是不包含历史的理论。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的规律就变成了两种不同的矛盾运动。

所以,当宇野在思考唯物史观“这样的一般历史观和经济学这一特殊历史社会的研究之间是何种关系”(宇野弘藏,1974b,p.369)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是相分离的关系(宇野弘藏,1974b,p.370)。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对象是“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宇野弘藏,1974b,p.369),是一个“和过去的历史社会不同的、以纯经济形式处理社会的经济过程的社会”(宇野弘藏,1974b,p.369)。而唯物史观是关于“历史发展转化过程的规定”(宇野弘藏,1974b,p.371),不像经济学阐明的是“一个自律的社会的内在发展”(宇野弘藏,1974b,p.371)。这种认识源自他的商品流通史观,即商品经济产生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他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商品经济对旧封建关系的全面支配,而非产生于商品经济内部,因此,历史过程不能塞入作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展开中。基于这种理解,他把纯粹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独立的、自律的、纯粹的经济社会,不涉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化,从而认为“经济学原理论是可以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化规定相分离的”(宇野弘藏,1974b,p.370)。结果,阐述资本内在逻辑的原理论就变成了不反映资本主义历史逻辑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

宇野基于上述理解进一步分析道:唯物史观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指导”,它是有待论证的内容,且将由经济学科学地证明(这一观点影响了他对经济学原理论的构建),唯物史观不是已经被论证的内容,不能仅仅运用它来解释历史、解决经济学的问题(这一点针对的是列宁的上述论述)(宇野弘藏,1974c,p.24);经济学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经济基础的科学分析”(宇野弘藏,1974c,p.24),而这一经济基础在宇野看来就是纯粹资本主义。言外之意是唯物史观仅为经济学提供“思想”指导而不作出变革的“规定”(宇野弘藏,1974c,p.243)。确实如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辩证运动,不是由唯物史观先验地决定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实现的,这同时证明了唯物史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合为一体。宇野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辩证运动不是由唯物史观先验地决定的,反对那种只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与推广的传统观点,但他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科学形成以前的一种关于历史的世界观,乃至唯物主义地规定社会变革的主张的意识形

态”(佐藤金三郎,1968,p. 191),唯物史观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排除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资本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宇野弘藏,1974c, p. 395)。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主张将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相分离。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作为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对于作为科学的经济学而言,不过是“外在的前提条件”(佐藤金三郎,1968,p. 191)。因此对宇野而言,“唯物史观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宇野弘藏,1974c,p. 243),而不是相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关系和宇野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论》证明的是唯物史观,而在宇野那里,经济学证明的是唯物史观的外在的经济基础。

那么,对宇野而言,唯物史观如何由经济学原理论科学地论证?宇野经济学以自立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设定纯粹资本主义社会,阐明其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经济过程的自立性”(宇野弘藏,1974b,p. 371),即“通过阐明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为这一历史观提供科学的根据”(宇野弘藏,1974b,p. 372)。也就是说,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转化过程及其规律的阐明“提供了‘钥匙’”(宇野弘藏,1974b,p. 102)。接下来我们就对这把“钥匙”一探究竟。

三、经济学原理的对象——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分离 基础上的纯粹资本主义

宇野在多年经济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距实践最远的经济学原理中确证作为其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宇野弘藏,1974c,p. 11)。在这一结论的指引下,他的三阶段论的第一个阶段即原理论就是要确证“辩证唯物论”。其经济学原理也因而具有如下特征与不足。

其一,经济学原理的对象是经济过程自立运行的纯粹资本主义。按照宇野的观点,原理论“是以纯粹的形式,即作为自身存在、运动之物,把握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经济过程,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宇野弘藏,1973, p. 16),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自立运动,是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其根据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成为自立的过程,形成了与政治、宗教等上层建筑完全分离的‘基础’,使法律上层建筑作为唯一的、人类行动特有的意识形态,但只是消极的形式规制”(宇野弘藏,1974b, p. 104)。在这一意义上,由劳动力商品生产商品的自我规范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逻辑由此建构起来,上层建筑仅仅是作为消极的背景条件。换言之,纯粹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个完全经由商品经济逻辑来运行的社会。

当然,它是“理论设定,……现实中不存在”(宇野弘藏,1974b,p. 21),只存在于逻辑时间和空间中。但是,在宇野看来,它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纯粹化(宇野弘藏,1974b,p. 21),这一趋势就是“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抽象、自我纯化的过程”(宇野弘藏,1974b,p. 379),是“朝着实现系统的、完结的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宇野弘藏,1974b,p. 379)。这使得宇野形成了对纯粹资本主义的认识。

其二,纯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资本循环往复地经历经济周期、不断实现价值增殖的、完结的运动过程。作为经济过程的自我运动,在纯粹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经济之外的力量,如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干预,“一切上层建筑在这方面都只是被生产力吸收,成为生产供人类消费并使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物的力量”(宇野弘藏,1974c,p. 26),资本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借用阿尔布瑞顿([1999]2018,pp. 23-24)的概念来表达就是“彻底的物化”“完全的物化(完全的商品化)”。具体而言,宇野在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运动中阐述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自我规范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逻辑。他从劳动力商品出发指出,在繁荣期,资本积累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基础上的量的扩大,而繁荣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价格上涨、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最终爆发经济危机。经济进入萧条期,要求资本家更新固定资本,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亦即,在萧条期,资本积累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基础上的恢复,生产逐步走向繁荣。如此循环往复,资本不断进行着自我增殖,是一个完结的发展过程。资本由此达到了绝对自立。

的确,克服限制、无限增殖是资本渴望达到的理想状态。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360),具有自主性,具有“主动抽象自己、主动物化自己、自我决定、自我规范、自我增殖”(阿尔布瑞顿,[1999]2018,p. 44)的特点。换言之,资本自身内含着主动发展的动力。在资本逻辑中,人对人的关系完全被商品的中介所取代,正是经济范畴及其机制在发号施令,人成为资本自我增殖运动的单纯工具,人的行动能力丧失了自主性,这正是我们建构资本内在逻辑的基础。

然而,宇野摒弃了对资本内在逻辑的遵循,使资本增殖达到了“绝对地自行”。他对《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10)作了极致的理解,尽管他坚称他的纯粹资本主义不是任意的假设,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为基础的。在他的纯粹资本主义中,资本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够恒定地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克服使用价值的阻力,与其说是“最大限度地自我增殖”(阿尔布瑞顿,[1999]2018,p. 262),不如说增殖达到了“绝对地自行”。这样一来,资本似乎达到了不朽。诚如阿尔布瑞顿([1999]2018,p. 106)所言,“让

资本的内在联系最充分地表现出它们自己”，理论家要消极、沉思、深思，避免以任何方式干涉资本，“在思想中让资本依照它自身的内在原理驱动整个世界”。这的确是建构资本逻辑辩证理论的方法，但却不意味着这样的辩证逻辑是资本“绝对地自行”增殖，不意味着它是“‘肯定的’辩证法”（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 107）。资本“绝对地自行”增殖反而是理论家允许的，是理论家允许资本主动物化的力量消灭使用价值的各种反抗形式，从而达到完满。但事实上，这些反抗是价值自身的运动所不能克服的。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 107）自己也表示，“‘肯定的’辩证法”，“让资本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恰恰说明资本的辩证逻辑本身蕴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而不是理论家不听任资本行事，急于作出判断、急于取代资本所作出的否定。

这一资本绝对自行增殖背后的逻辑实质上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离。的确，建构资本的辩证法不能混入偶然性和行动能力，但是宇野这一理解所指向的是资本的“绝对地自行”增殖。因为在他看来，使用价值就代表了偶然性和行动能力，资本的辩证逻辑就是价值大行其道，所以他假设了使用价值被价值所掌控。如此一来，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不充分的，变成了价值的“一枝独秀”。可见，宇野的原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构的实质是使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这是他提出科学和意识形态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基础。

以上分析表明，资本的辩证逻辑并不在于是“肯定”还是“否定”的资本辩证法，而在于对资本本来的内在逻辑的揭示，这样它才会蕴含着最强的颠覆力量。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 186）无比认同的“价值在面对并不反抗‘商品-经济’控制的使用价值时所发挥的逻辑”。然而，这样的逻辑不能说是资本的辩证逻辑，反而造成了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在宇野经济学中的分离。

四、宇野经济学中的“唯物不历史”与“历史不唯物”

在上述资本肯定辩证法下，宇野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诉诸阶段论。依其之见，纯粹资本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通过社会中的人的主观行动客观地发挥作用，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经济规律借由经济政策、政治对策等被歪曲地实现，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没落。

如何理解“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执行者”（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p. 416）？资本逻辑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概而言之，如何内在整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宇野利用不同的分析层次即

三阶段论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看似既保住了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逻辑在历史发展中的本体作用,又避开了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似乎完美地处理了资本主体和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张力。但仔细分析来看,他实际上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拆分成了“唯物不历史”的纯粹资本主义和“历史不唯物”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

宇野试图依据资本的肯定辩证法——纯粹资本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在这种辩证运动中,资本能够不断突破自身的矛盾,并因此将自己表现为一种自我闭合的逻辑,以此来表达资本把自己建构为了主体,资本逻辑对人类进行着抽象的统治,它内含着一种不受人个体所控制的动力。比如,宇野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进入其发展过程,一定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要求确立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本身不取决于政策主体的意图”(宇野弘藏,1974a,p.37)。他的纯粹资本主义正是解释资本的这种逻辑结构,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一般基准。

相比于以大众反抗形式对现存秩序进行超越的历史构建理论(在这里具体是指日本民主革命论争),这种资本逻辑构架意图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内在的批判,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中找到一种“应然”的可能性。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假设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以此来凸显历史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统一性的整体,如他在更具体的层面,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引入人类主体,资本逻辑遇到人类主体这一阻力而不能正常运行,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产生、发展、没落的阶段性变化。然而,这种不统一性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自我生产的异质性,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不是源自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不得不说,纯粹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动力,但不是方向性动力。在纯粹资本主义下,宇野的资本主体与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主体具有高度同构性,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以及整体化了的主体而实现自身,而不是废除自身。这表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质一旦被抹去,它的特定性、辩证性也将不复存在。可见,仅仅遵循唯物主义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独特性质。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不能分离。只有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表象背后的内在动力能够导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的可能性时,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充分的批判。这里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在——因为马克思所揭示并论证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源自一种内在于结构的矛盾,它以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形式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

宇野经济学理论的不彻底性和他的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相关联。

首先,宇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的哲学理念,把作为

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经济学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的经济基础,从而未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合为一体。这样,在经济学中,矛盾就被限定在了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经济领域,而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在纯粹资本主义中完全在场的价值在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中,由于受到非资本主义因素的阻碍而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法则,就像“幽灵”一样既在场又缺席(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p. 208-209)。在阿尔布瑞顿看来,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然而,这一在现实历史中的“幽灵”状态表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只是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而且,这是以一种实然之物来否定一种假设,无法真正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其次,宇野由于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经济学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的经济基础,因而把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狭隘化为处于逻辑时间中的纯粹资本主义与处于历史时间中的混沌的资本主义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样,他的纯粹资本主义设定自然不能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也必然总是会蔓延到纯粹资本主义之外。正是因为纯粹资本主义的自我闭合性,对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方法持赞成态度的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 165, 171)才会得出“资本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的运动法则在历史特殊性这个层次上的明确效应”“不知道这个逻辑在那些更加具体和偶然的分析层次上是如何以及以何种形式显现自己的”这一结论。反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因为在起初就设定了历史与逻辑的分离,即历史给定的知识对象与理论建构的知识对象从一开始就不一致。如此一来,阿尔布瑞顿([1999]2018, p. 59)自然会称赞纯粹资本主义是“一种本质理论,但它在历史的层次上并没有独立的本质主义效果”。阿尔布瑞顿没有看到,在纯粹资本主义层面,被确证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唯一强大力量——资本逻辑,在由不同矛盾所支配的历史层次上,被阻挠、打破而不再是完整的逻辑。

最后,纯粹资本主义是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理解成价值增殖的绝对自主性。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设定也源自他对《资本论》中“纯粹”一词的理解。《资本论》第一卷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p. 8)。第三卷指出,“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 pp. 195-196)。这里的“纯粹形态”“纯粹的形式”意指排除非资本主义因素,但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却把它理解为排除影响价值增殖的因素,也就是在排除非

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也排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使用价值,从而未能充分展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最终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矮化为价值增殖的绝对自主性,即资本自身的理想。如果非要用“纯粹”一词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那也只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纯粹资本主义”,因为宇野的“纯粹资本主义”已经对资本主义本身作了特殊理解。

五、结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宇野力主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的经济基础地位的证明,保证了唯物主义却抛弃了历史。结果,他只能将历史诉诸阶段论这一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而此时又把政治经济学原理降至抽象的一般基准,呈现出对历史把握的无力感,保证了历史,但又丢失了唯物主义。结果,他在纯粹资本主义中构建的资本逻辑变成了黑格尔的“精神”主体,这时连唯物主义都难以保证。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整合首先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证明,即在资本逻辑中,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必须合为一体,如此才能够对资本进行内在批判。这种内在批判建立在资本的内在矛盾的基礎上,其中所蕴含的方向性动力将展现对资本的历史否定。

参考文献

- 列宁. 2009.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罗伯特·阿尔布瑞顿. 2018. 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M]. 李彬彬,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Albritton R. 1999. Dialectics and deconstruc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马克思,恩格斯.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吉村達次. 1959. 資本主義の運動法則における論理的なものゝ歴史的なもの[J]. 經濟論叢, 84(5): 1-19.

- Yoshimura T. 1959. The logical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e laws of motion of capitalism[J]. Keizai Ronso, 84(5): 1-19. (in Japanese)
- 守屋典郎. 1967. 日本マルクス主義理論の形成と発展[M]. 東京: 青木書店.
- Moriya H. 1967.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arxist theory[M]. Tokyo: Aoki Shoten. (in Japanese)
- 宇野弘蔵. 1973. 宇野弘蔵著作集: 第1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 Uno K. 1973.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ozo: Volume 1[M]. Tokyo: Iwanami Shoten. (in Japanese)
- 宇野弘蔵. 1974a. 宇野弘蔵著作集: 第8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 Uno K. 1974a.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ozo: Volume 8[M]. Tokyo: Iwanami Shoten. (in Japanese)
- 宇野弘蔵. 1974b. 宇野弘蔵著作集: 第9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 Uno K. 1974b.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ozo: Volume 9[M]. Tokyo: Iwanami Shoten. (in Japanese)
- 宇野弘蔵. 1974c. 宇野弘蔵著作集: 第10巻[M]. 東京: 岩波書店.
- Uno K. 1974c.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ozo: Volume 10 [M]. Tokyo: Iwanami Shoten. (in Japanese)
- 宇佐美誠次郎, 等. 1966. 帝国主義論[M]. 東京: 有斐閣.
- Usami S, et al. 1966. Theory of imperialism[M]. Tokyo: Yuhikaku. (in Japanese)
- 佐藤金三郎. 1968. 「資本論」と宇野経済学[M]. 東京: 新評論.
- Sato K. 1968. Das Kapital and Uno economics[M]. Tokyo: Shinhyoron. (in Japanes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Uno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UO Menghua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Marxist scholarship. Kozo Uno's three-stage(sandankairon) theory attempts to provide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He separates economics from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reating economics as an external economic foundation to provide scientific justification for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he separates value from use-value at the level of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reconstructs the logic of capital—that is, revealing its intrinsic logic through the affirmative dialectic of capital—and thereby progressively substantiating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outcome of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that Uno's economics is materialist yet a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 yet lacking materialism. Its essence lies in the dismember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rinsic integr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ust first entail the demonst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ndivisible whole with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is to say, within the logic of capit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dialectics must be united as one. Only thus can the intrinsic critique of capital possess not only a social foundation but also the social impetus for the historical negation of capital.

Keywords: three-stage theory;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logic of capital; integration